

—OYSDR—



多颜色的人

冷
冶
夫

白山出版社

多 颜 色 的 人

冷治夫

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一经街一段浩然六里七号)

七二一二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5印张 50千字

1989年1月第一版 1989年1月(沈阳)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80566-005-0/I·1

定价: 1.70元

序 言

刘效礼

世界之大，使它包罗了一切存在的色彩：红的鲜艳，黄的明朗，黑的庄重，绿的柔和，白的纯洁……人的色彩也是多种多样的。

这本电视片解说词集，从一个个不同的角度和一个个不同的侧面，写了一个个不同性格的人和他们的彩色人生。

文如其人。这本书的作者冷冶夫，也是一个“多颜色的人”。在他身上，现代观念与传统的生活习惯共存；快节奏的工作效率与轻曼的舞步形成对比；狂妄的驾驶技术与他文静的面容反差强烈。

时间和空间都把人推向成熟。冷冶夫同志从事电视行业时间并不长，但成绩比较突出。前两年的《牧牛人》、《教书先生来了》、《那山头，那高高的钱塔》和今年的《剖面》、《再见，荒

山》等，都反映了他是一个有才华的青年。

这是一笔财富，一笔沉甸甸的财富。我想，它今日的光彩越是夺目，越容易使它的拥有者产生压力和动力。用眼下时髦的话说，叫紧迫感。

冷治夫曾把自己比作一片林子，林子向阳的一面，树长得很茂盛，而长在背阴里的一面，却尽是枝枝杈杈。参观的人，总是喜欢看向阳的一面，但没有背阴里的那些枝枝杈杈，也就不成其为这片林子。

电视事业是最年轻的事业，它每天都在播出，但它的希望与收获永远在明天。所以，我想借这个序言送给冷治夫同志一句话：山外有山，楼外有楼。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四日

目 录

序言	刘敬礼
1. 胖连长和他的连队	(1)
2. 再见, 荒山	(9)
3. 理解, 你是阳光	(16)
4. 创业者的秋天	(26)
5. “骚人”夏广义	(34)
6. 嵩嵩山外传	(40)
7. 狐狸凯夫的故事	(48)
8. 捕蛇断说	(55)
9. 李德宝戒烟	(61)
10. 松阳狂笔	(71)
11. 大潮涌进	(80)
后记	冷治夫

胖连长和他的连队

了解这个军营大院的人都知道，大院里有个普普通通的步兵团，可普普通通的步兵团却出了个赫赫有名的神枪手四连，而四连里又有个大名鼎鼎的胖连长。

胖连长原是团里的军事训练参谋，他的知名度不在训练上，而在他的身材上。

许连长的身材特点十分明显：身高与体重等量，腰围与裤长同等。在这个大院里，提起胖子，都知道是许文峰；打听许文峰，都知道是四连的那个胖子。

但许文峰带起来的连队名气大，大名气的连队也给了他多次露脸的机会。慢慢地，胖连长也成了团里、师里、军里的名人。

片名：胖连长和他的连队

当连长的就要带兵。许文峰靠什么带兵？
神枪手四连的前几任连长传下来一条经验，

叫做：以情带兵，以理带兵，形象带兵和民主带兵。可到了胖连长这一任身上，竟变成了这个样子。倒不是胖连长不愿按照老经验办，而是一到训练场，他就控制不住自己。他的性格就是这样。

胖连长没有理论教员那样的和蔼面孔，也不会慢条斯理地说话，连队的生产、培养两用人才这些事他询问的也不多。但训练上的哪怕是一个动作，他都要亲自过问。

胖连长的连队也很有个性。

四连在哪里？四连在哪里？四连又在哪里？也许观众一目了然。

胖连长的连队有句口号，叫做有排头就站，有第一就拿，有红旗就扛。这是个竞争意识相当强的连队。一面旗，一首歌，一个名次，哪怕是一个口头表扬，他们都要争。在四连，从上尉到列兵形成了优胜劣败、胜荣败辱的强烈对比。

全连都向这个小个子连长看齐。当胖连长把自己的头剃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他的三个中尉排长和百十来号兵也都变了样。

条令上，并未强调要剃光头，但连长剃了光头，全连也都自觉地剃了光头。有人说，这象苦

行僧；还有人说，这不是军人的仪表美。反正不管外界怎样议论，四连的兵就是这样的兵，胖连长的连队就是这样带出来的。

在胖连长的宿舍里，也挂上了这种几年前禁挂的挂历。胖连长是过来的人了，对挂什么不挂什么并不太讲究。如今他挂了这玩意，一是要每天看日期，二是想满足与战士同吃同住的三个光棍排长的需要。

一排长徐广福27岁，1.74米，无对象。二排长陆玉江26岁，1.77米，无对象。三排长杨树伟25岁，1.83米，无对象。

胖连长觉得，放几个电影女明星在屋里墙上站着，没什么不好，只是印挂历的人要注意让这些“女人”多穿点衣服。

胖连长训练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时候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个别时候，又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反正许胖子什么人都能交，什么工作都能做，严格纪律也好，哥们儿义气也罢，全连都紧紧地团结在他许胖子周围。他的连队有一种内蕴的核心力量。

商品经济的大潮也冲击到胖连长身边。这个时候，作为军人不可能去挣几个，而是想着如何省几个。

发烟，显示了胖连长的一种慷慨大度。可发下去的这种三毛五分钱的松实烟，他不抽。他说他是抽旱烟的，可实际上他根本就不会抽旱烟。一条松实烟3.6元，3.6元能买2斤多黄烟叶，足够他抽四个月的。

近两年，社会消费大幅度增加，抽烟的档次也拉开了。于是，胖连长又增加了一种叫石林的香烟。但这种烟不是带在身上的，而是锁在抽屉里的，只有领导才能抽上这种烟。

训练小憩，战士们都注意看胖连长的手。左手伸向左兜，那是快要给战士们发烟了。右手插向右兜，那是掏自己抽的旱烟。有的战士探亲回来，也给胖连长扔两包。如果是五毛钱以上一盒的，那肯定要锁在抽屉里了。

胖连长似乎永远也跟不上形势，别人“拱猪”的时候，他刚会“打娘娘”，别人推麻将的时候，他“升级”刚打上手。他没有便服，最时髦的一身毛料是今年全军实行军衔制的时候，发的这身百分之

四十五毛的军装。可以说，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中国还有一种叫外汇兑换券的东西，也能顶钱用。

心细的人还能发现，训练也好，讲话也罢，胖连长始终是站在高处的。即使在平地上，他的头也是扬起来的。

命运给了他一个比1.64米的法国将军拿破仑还要矮的身材，但胖连长要以气质和意志的强大自立于别人之上。据说，他的自尊心相当强，和对象压马路的时候，他让女方走在柏油路上，他走在马路牙子上。

他的连队很象他，年年都有新目标，天天都在攀高峰。

1983年，连队在实现了百名神枪手、百名打坦克能手、百名一兵多能手、百名投弹能手的基础上，再一次完成了三个更高层次的目标：百分之百的干部达到“四会”教练员标准，干部和骨干百分之百学会上一级指挥，连属武器点射百分之百连得上。1984年，连队由步兵连改编为装甲步兵连，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提高了，同时也给军事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四连及时调整了

奋斗目标，四年迈出了两大步。到1985年，连队基本实现了“射击向三打发展，车下向车上发展，白天向夜间发展，基础向合同发展”的目标，完成了步兵向装甲步兵的转变。

1986年和1987年，四连又按照“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合得成”的要求，突出抓好“走、打、吃、住、藏、修、救、联、供、抢”的一条龙综合演练，连队的整体作战能力和野战生存能力有了明显提高。

许连长和他的连队正在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秦始皇时代的兵马俑那是人筑的长城。今天，四连要以现代化的实力，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军人的休假可以安排在一年四季，可是胖连长的假，只能安排在春秋二季里。这是因为，他的妻子一个人要种15亩大田。胖连长在这个时候的休假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在连队，他是管人家的；在家里，他是被人家的。从孩子的尿布到大田农活，他都得干。

在胖连长的家乡，租用手扶拖拉机拉一天苞米秸需要40多元，用两匹马的胶轮车要24元，两头牛的胶轮车要16元。为了省下几个钱，他和妻

子只能租用一头牛的板车。

这个小镇虽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跨入了80年代，但这里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孩子们的摔泥娃娃游戏，仍然是老样子。清一色的军营生活，使他要看看五光十色的社会。可他的老母亲，忘不了让赶集的儿子到集市上卖几斤鸡蛋。虽然家里不缺油盐酱醋，但乡下人舍不得吃，哪怕是换回几个钱，放着也好。

到这里赶集的，会卖的也好，不会卖的也好，只要在这一蹲，都能挣到钱。

回连的日子到了。他们每次都是这样分开的。再见面，只好等到明年。

胖连长回连了，他又回到他说一不二的连队了。连队里，也种了不少庄稼和蔬菜，但这些用不着他连长亲自动手，他手下有的是兵。

从家里回到连队，连队也是他的家。胖连长又恢复了他的老样子：练兵的时候爱训人；讲话的时候还没改挤眼睛的毛病；打扑克的时候仍然玩赖；尽管新换上了毛料，但卷旱烟还是在大腿上搓……

许文峰就是许文峰：一个吃土豆长大的穷孩子，一个虎生生的矮个子连长。

再见，荒山！

人，有各种各样的爱好：集邮的，书法的，钓鱼的，养鸟的……

这个人也有自己的爱好。17岁那年，他爱上了枪炮，一心想当个战斗英雄，可当时没有那么多仗打，他没有成功。25岁的时候，他又爱上了文学，由于祖辈上就没个舞文弄墨的，他也没有成功。40岁那年，他爱上了种树，种树成功了。

他在这片荒山上找到了自己，形成了自己，表现了自己，从而也贡献了自己。

30年前，2000多亩荒山荒地包围了这个日伪时期建造的老库。第一任仓库主任陈革，拿起了商朝发明的锹，开始了艰苦的植树……

刘俊琪接下了老主任的班，从这个山植到那个山，从这一片植到那一片，从小苗到大苗，从松树到果树。终于，黄色被绿色覆盖了，幻想被现实取代了。

1955年，这个白发老头扛少尉牌子的时候，

他的肩是展平的。33个春秋后，当他戴上大校牌子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右肩已经明显地倾斜了。即使有辉煌的肩章遮盖，他那驼下的背和低下的肩也是很明显的。

河北农村长大的刘俊琪，是个典型的右撇子。他挖坑右手在前，扛树用右肩，挑水也用右肩，几万棵树的种植、上肥、浇水等重活都在右手右肩上。

在这个仓库里工作的军人，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枪打的不一定准，但树种的好。从列兵到大校，不但会种树，而且懂树。十几种树的种法，每个人都能介绍个十几分钟。

这是刘俊琪和老工人曲树恒经过3年时间研制的移苗桶，用这种移苗桶移植的苗木，成活率达到百分之百。在高寒地区推广，还荣获军区科技四等奖呢。

军事指挥必备的沙盘和地图摆满了刘俊琪的办公室和他的家，他几乎每天都在研究之中。

10多年前，他在这些图上标上了樟松、白杨、鱼鳞松、沙果树和给水工程，如今他的计划

都一一实现了。

荒山变成了青山，荒原变成了绿洲。

这是纪念林。干部战士不但入团入党要种纪念树，就是退伍、结婚、生孩子也都要到这里植树。于是，到仓库视察、参观、学习、工作的外地人，也纷纷拿起了锹。

这位专业军士，既没到退伍时间，又不是赶上结婚，只因媳妇昨晚贴着他耳边说“有喜啦”。

他们把纪念树植入土中，把希望种在山上，长出快乐，长出理想。

到过油库的人都说：“去仓库不看刘俊琪他们种的树，就等于没去仓库；而去了仓库不种纪念树，还是等于没去仓库。”

是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植树节里种上几棵树，但常年植树的人却很少。据科学统计，姑娘脸上有酒窝的，平均18个人中有一个，但18个人中，未必能找出一个植树狂来。

2000多亩，20万棵树，记录了这个仓库的一段历史，它标志了一种醒悟，一种更高层次的醒悟：人类爱大自然就是爱自己，保护大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来到刘俊琪家里，我们发现，这位把上百万元撒向荒山的植树狂，竟是这个样子。

一个人生活中有好几面，一面是给大家看的，一面是给家里人看的，还有一面是留在自己心里的。

别看老刘是全国绿化劳动模范，实际上，他跟他过去在世的父亲差不多。喜欢吃好的，喜欢人家伺候他，还喜欢听好听的话。对里对外，想的和说的有时候就是不一样。

他把十几年来自外界的讽刺挖苦埋在心里；把劳累中的腰酸腿疼留给我；在外面，他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别人看不到他里面的这一面，而我能看到。

近几年，社会上乱砍乱伐事件时有发生。去年10月，贵州铜仁县开天林场3万亩森林惨遭刀斧之灾。今年2月，江西广寒寨的2万多亩人造林，有五分之二被偷砍盗伐。损失木材1500立方米，价值70万元。

四川奉节县，由于土法炼制硫磺，使600多公顷的华山松有98%枯死。四川的森林覆盖面积也由50年代初的20%下降到9%。药材部门涨价